



# 林正秋教授略傳

龔玉和

杭州師範大學大學歷史系教授林正秋為杭州乃至浙江地方史學與經濟建設做了許多工作，把自己研究的學科與現代建設聯繫起來，並使之成為從事社會公眾服務的工具，而受到各界的關注。他究竟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為此，我們訪問了林正秋教授。他說，我的第一篇論文《南宋杭州的城市經濟》（1978）發表在杭州大學學報上，一直到今天，在漫長的30多年執教與寫作生涯中，我已經撰寫了10餘部專著，130多篇論文，培養了成千萬個學生。

大致上來說，除了教學以外，學術成果可分為四大部分，一是對於地方史的研究；二是對南宋都城的研究；三是對旅遊文化的研究；四是以史學研究成果為基礎，進而為現代建設服務。

青少年時代

1936年仲秋，林正秋出生在浙江溫州花柳塘一個小店員的家庭，他的長輩給他取名“正秋”初衷，或許，正是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他說，我父親叫林錫華，1913年出生，八歲開始，父親讀了五、六年私塾，後到譚德華榨麻店當學徒，又到龐源順榨麻店打工。

一九五零年，榨麻店歇業，父親失業在家，從五一年到五八年，父親靠做水產流動小販謀生，生活相當艱辛。

小時，我就讀于溫州第六小學（今城南小學），初中畢業後，考入溫州師範專科學校。師範生的去向多是小學教師。在畢業那年，適逢周總理提出“向科學進軍”的號召，初級師範畢業生竟然被允許報考師範大學。我自小喜歡歷史，在“溫師”讀書時，就被推舉為班級的歷史課代表，順其自然，報考大學時，“歷史學”成了我的第一志願。1956年，我考上了杭州大學歷史系。正當他準備上大學之時，家中卻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父親失業在家。全家七個孩子中我當大，有分擔養家糊口之責。長輩希望我能如同溫師同學一樣，畢業後當小學教師，掙錢養家幫助弟妹。

幸好，有位鄰居碰巧遇到父親，說道：“在我們這個大雜院裡，好不容易才出了個大學生，你怎麼能將他叫回來呢？從前人家討飯也供兒讀書考狀元，你總不至於到討飯吧。再說只要考上了大學，生活費、學雜費國家全包了，你擔心什麼？”他的一席話，令父親醒悟：家裡再艱難，不能苦了孩子，自己熬熬省省，也不能讓孩子受委屈，終於讓他繼續求學。

林老師的大學夢，來之不易，所以學校時特別優秀，各門功課均名列前茅。大二時，我對浙江鄉土歷史產生了興趣，寫了篇短文《越王勾踐與奮發圖強》，刊載在歷史系刊物《歷史學習》上。雖沒有稿費，編輯部給的獎勵只是本小冊子《中國科技發明與科技人物論集》。不過，此舉對我來說，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鼓勵了，以至於一直到今天，這本小冊子依然珍藏在他的書櫥中。

1960年大學畢業後，留校在歷史系當助教，那時政治運動不斷，所學的專業也被組織“調整”，改去進修俄語；學成後，安排在歷史系教俄文。

“師院附中”當教師（文革逃過一劫）

上世紀的六十年代初期，寶石路幹部子弟小學升格為杭州第十四初級中學，其實，只是一所小學“戴帽”初中班，師資力量非常薄弱。

未久，“十三初”更名為杭師院附中（今學軍中學），上級為了加強附中師資力量，由師院正式接管，從歷史系抽調了幾名青年教師去充實，我（林正秋）名列其中。說到將近18年的中學教師生涯，林老師感觸良多，不無感慨地說道：“那時，每週的課時

多達 16 節，哪有時間去從事歷史學研究？不過，我倒是有個辦法，我與排課的領導商量，將課時集中在幾天內上掉，每週留下一至二天‘泡’圖書館。”

說著，話題不由自主地談到了文革時期的遭遇。

他說道：“文革前，我翻譯過一本俄語書，名叫《莫爾和他的烏托邦》，講的是一群年青人在孤島上建立了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他們遭遇到的種種經歷。有一次，學校工宣隊長就將我找去談話了。”

工宣隊長說：“你說的‘理想社會主義’在一個島上，這不是暗指臺灣嗎？”

我說：“烏托邦社會在一個島上，與臺灣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從小在黨的培育下長大，怎麼會同情國民黨？”

工宣隊長見辯不過林老師，又說：“你不是同情國民黨，至少也是執行劉、鄧司令部修正主義路線的人。”

我說：“我從小只知道聽黨的話，不知道黨內有二個司令部。”

工宣隊長被他說得啞口無言，只得說：“不來跟你們這些修正主義分子談了。”不過，工宣隊政委倒是個好人，他對我說：“別去理那個人，專門扣帽子，嚇唬別人。”聽了他的話，我才如釋重負：“文革時，總算逃到一劫。”

初露頭角

1976 年，林正秋寫了篇《古代杭州》的論文，肯定了南宋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於南宋軍民抗金、抗元鬥爭，提出了正面觀點。稿子完成後，自己也感到，此文在理念上仍難於把握，於是，便將初稿呈交給杭州大學歷史系的徐規教授過目。

徐教授審閱了稿子後，不僅在文字上作了潤色，還鼓勵地說：“這篇論文內容不錯，有新意、有價值。”未久，此文《杭州大學學報》上刊載，反響不錯，地理系主任嚴德一教授在一次會議上，對大家說：“這是一篇研究城市經濟的好文章，對於這類論文，應當多多加以鼓勵。”還委託徐教授轉達了對作者敬意。編輯委員會主任王駕吾教授對文中的獨到見解饒有興趣。一次會上，向徐規教授打聽，說道：“你知不知道林正秋是誰？”徐規向他推薦了林正秋。

調回杭師院歷史系

1980 年初，杭師院有意將林正秋調回歷史系，可形勢卻變了，“師院附中”已更名為杭州學軍中學了，直屬市教育局領導。

學校歸屬脫離了師院，如果想再調人，就不那麼容易了。恰巧，正值省科學院重組，將“自然科學院”與“社會科學院”分開。

林老師說：我見到報上社科院招聘啟事後，馬上就去報名。

到了社科院，負責招聘領導第一句話就問：有介紹信嗎？

我說：沒有，不過，我來試試水，如你們要，我回去打介紹信。

到學校開介紹信時，領導果然不放入。不過，那位社科院的領導仍對他說：你只管來吧，如果他們真的不肯放，我們也要你。此時，杭師院頻頻向林正秋拋出橄欖枝了，也釋出調他調到師院的意向。那麼，究竟到杭師院呢？還是去社科院？

在舉棋不定之際，我找到了導師徐規、毛昭晰。

他們替林老師出主意，說道：我看你這個人像書蟲，在社科院裡，不定什麼時候搞‘四清’啊、‘整風’之類的事，還不如去師院，安安呆呆教書好。

在他們的建議下，林老師拿定主意：回師範學院教書。他與學軍中學領導講了，領導也清楚，“留人”是留不住了，便提出條件，杭師院必須分配二名應屆生來交換。學期結束時，師院果然如約，在應屆畢業生中選派了二名優秀學生到學軍中學任教，總算將林老師調了回來。

進入杭師院歷史系時，適逢國家改革開放之初，經濟建設突飛猛進，成就了他學術上的豐產期。

多年來，在學校的教學任務之餘，筆耕不輟，連續不斷地寫出了《杭州史話》、《南宋故都杭州》、《南宋都城臨安》、《浙江旅遊文化大全》、《宋代菜點概述》、《浙江經濟文化史研究》、《南宋皇城風情與典故》、《中國地方誌名家傳》、《中國旅遊與民俗文化》、《古靈隱》、《西溪的歷史與文化》、《南宋都城研究》以及《杭州

道教史稿》等一系列著述。

冷饅頭、熱開水、開特照

1980年秋，正式調進杭師院歷史系後，林老師向系領導提出了一個請求，開設地方史課程。

我問林老師：學校裡沒有這門課，你怎麼會有這個念頭？

他說：在歷史系中開設《地方史教程》，此想法由來已久，一是基於個人的鑽研與愛好，另一個原因，則是‘地方史’是個冷門，如果是中國史，或者，世界史，作為地方院校的‘杭師院’，那有條件與北京大學、復旦大學這些全國知名學府拚高低？惟有地方史，杭州資料多，一個不可多得的強項；

另一個考慮是，杭州作為六大古都之一，對於故都文化研究，在全國起到領先作用。他又說：這個主張提出來後，師院領導相當支持，成立了‘浙江地方史研究室’，在歷史系內開設了‘地方史’課程，安排我擔任地方史研究所所長，主講本省地方史。

自此以後，林正秋有了機會，全神貫注地投入到自己所鍾愛的地方史學當中去，潛心地研究起杭州的歷史了。

當時這門課是新設的，尚屬前無古人的狀態，因而，在教學上並沒有現成教材可以利用。於是，便四處尋找，收集了大量的地方史資料。這些資料的積累，使他對宋史的研究工作又上了一個層次。

當我們談到當時情形時，說道：那時，我常常一個人整天呆在浙江圖書館孤山古籍部內，做了許多筆記，寫了成千上萬個條目。

按制度，讀者在圖書館看書，對於借閱珍貴的古籍資料，中午必須交回，下午開館再續借。孤山圖書館周圍沒有廉價食堂，中午必須趕到杭州大學，回家吃飯，會浪費許多時間。管理員見林老師來回跑，很辛苦，同情地說：要麼這樣好了，中午閉館時，你借的書就不用還了，我們給你泡瓶熱水，你帶點乾糧來，在館中吃飯吧。

上世紀八十年代，工資不高，林老師只是一名講師，常常自己帶上二個饅頭，用熱開水泡壺茶，簡單地解決了午飯。

林老師說，沒有什麼課題費，一切費用全要自掏腰包。

古籍部的複印是要收費的，每頁二元。對於一名青年教師，也是一項不小的負擔。一般的情況，多是自己手抄，實在不得已才去複印。

後來，管理員見他複印數量較多，又是自費，起了惻隱之心，說道：我們開個特例照顧你，每頁只收一元。

時間就這樣泡在故紙堆裡悄然地消逝了，林老師終於整理出一套系統的浙江地方史講義，供學生、教師研究與教學之用。

出席武漢地方誌編撰大會

1981年仲夏，中央在武漢召開第一屆“中國地方誌編撰大會”，由曾生主持，大會點名，杭州指派林正秋出席。

此時，林老師正在批閱高考試卷。如果坐火車趕去，肯定趕不及了。大會電報過來，立即乘飛機出發。

林正秋買了張機票，當天飛赴武漢。

未料，回到學校報銷機票成了問題，根據財務制度規定，只有副教授以上職稱的教師才有權坐飛機，而林老師只是名講師，財務科依例不予報銷。

會計說：其他住宿、會議費均可以報，只有機票，你必須自理。

百般無奈之下，林老師只得找到了校長，校長思想倒很開通，說道：大會指定林老師出席，這是杭大的光榮，怎麼能不給報銷呢？

當即，特例簽字，給予批准報銷。

南宋，成為杭州人最驕傲的歷史篇章

改革開放最初的那幾年，杭州人對於家鄉的淵源產生了興趣，湊巧的是，1983年冬季，《杭州日報》烏鵬廷編輯邀請林正秋為該報“南宋故都”欄目撰文，此舉與林老師的想法不謀而合。

他接受這個任務後，一氣寫了40多篇短文，在杭州日報上逐周刊載，《南宋定都杭州始末》、《鳳凰山東麓的皇宮》、《望仙橋東的德壽宮》、《六部橋與中央官署》

一篇接著一篇。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介紹了南宋時期杭州的宮殿建築、朝廷政治、商業經濟、文化娛樂，以及歲節風俗等等，充分肯定了南宋定都臨安，對於杭州城市發展的促進作用。這是林正秋第一次為報刊寫專欄，也許對他後來南宋的研究是一次鼓勵。他的文章不僅通俗、流暢、易懂，而且，具有豐富的城市歷史文化知識，獲得了眾多讀者好評，也成了市民們飯後茶餘的閒談資料。

有位讀者撰文《喜讀富有特色的“南宋故都”》寫道：“這組文章寫得好，富有特色”。他的系列文章受到各方關注，也令南宋時期成為杭州歷史文脈中最值得驕傲的那一頁而深入人心。

讀在心裡吃在嘴裡

1984年，杭州的幾家酒店，諸如，夢梁樓、八卦樓等開始研創仿宋菜肴，餐館經理徐榮海、廚師葉杭生登門拜訪，他們向林先生請教關於宋菜的製作方法，以及它的文化內涵，如何才能做出地道的南宋菜。林老師不僅詳盡地介紹了南宋時期的餐飲特色、製作方法，以及它的文化背景，耐心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最後他特地從書架上拿出自己在《中國烹飪》上寫的“南宋臨安府飲食”一文，提供給他們參考。

他寫的文章為杭州餐飲業挖掘南宋飲食文化提供了最初的依據。

林正秋在閱讀了大量的資料後發現，南宋時期，由於大批黃河流域的人民因戰亂而流落到臨安，他們的飲食習慣與杭州居民不盡相同，因而，當時臨安的烹調以麵食為主，時稱“南料北烹”，爾後，才逐漸發展到“南料南烹”。

他與樓外樓、夢梁樓等餐館一起研製仿宋菜肴多達30餘款。

爾後，樓外樓餐館的“仿乾隆船菜”，也是林老師與廚師共同開發研製的。乾隆南巡到了杭州，林老師與廚師一起創製了龍鳳呈祥、五子登科、脯雪黃魚、八寶鴨羹、一品豆腐、西湖蓴菜羹、芸豆太極糕等乾隆南巡時吃的菜肴點心多達二十餘種。

這些菜在湖上的遊船供應，深受中外賓客的喜愛。貴賓們乘坐在龍舟上，一邊觀賞風光秀麗的西湖景色，一邊品嚐清代“西湖禦宴”，此舉一直延續至今，幾乎成了遊覽湖上的極品之旅了。

為了考證乾隆是否吃過番薯，林正秋特地翻閱了清宮皇帝起居檔案，從中終於找到了乾隆吃番薯的記錄，他用各種論據證明，番薯是明代從東南亞引進福建的；清初才傳到北京；乾隆時，番薯仍然是一種西洋傳來的時鮮貨。

1985年，中國國際宋史研討會在杭州舉行，十多個國家的八十多位宋史專家齊聚杭州，在林先生的引薦下，他們一同來到八卦樓餐館品味南宋風味。在餐館裡，大家一邊品嚐風味獨特的南宋菜肴，我一邊向眾多宋史專家介紹了南宋菜的特色與典故。

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鄧廣銘教授在品嚐了宋菜後，大喜過望，當場賦詩一首，曰：我讀南宋史，不知南宋味；今晚八卦樓，方知宋菜美。

由於宋菜得到專家好評，也引起了各方的關注，《人民日報》、《經濟參考報》、《文匯報》、《光明日報》、《浙江日報》以及中央電視臺、浙江電視臺等紛紛作了報導，由於媒體的傳播，不僅引起了市民以及遊客的興趣，也驚動了日本、新加坡、美國等餐飲業的朋友，他們紛紛組團來杭觀摩品嚐。林先生不僅為杭菜的文化內涵挖掘做了貢獻，也為杭菜的創新，提高杭菜的聲譽做了努力，為杭州的旅遊業開發及拓展盡了他的一份力量。

參與創辦浙江首屆旅遊文化專業

1995年，杭州師範學院創辦浙江省首個旅遊文化專業，林老師被安排擔任了旅遊教研室的首個主任，並承擔《中國旅遊文化》與《浙江旅遊文化》二門基礎課的教學任務。同時，他還為北京語言學院、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的留學生、進修生開設了中國文化課程，不僅傳播中國的旅遊文化，而且為旅遊事業的發展培養了大批中外優秀人才。

領導作這種安排，對於正秋來說，可謂正中下懷，因為他可以在歷史教學的基礎上，對於旅遊文化，以及浙江地方史的研究上更上一層樓。

擔任浙江省導遊資格證考評委員

上世紀九十年代，針對旅遊市場導遊的混亂現象，省旅遊局決定對導遊實行上崗資格證書的考試，由於林正秋在省內旅遊業卓有聲望，順理成章地擔任導遊資格考評委員

會委員。

這樣的工作安排，林老師有了更多機會接觸到杭州旅遊業各式各樣的從業人員，使他對於西湖旅遊業有了更全面的瞭解，也使他長久以來沉澱於心中的抱負，即，將歷史知識應用于現實社會服務，提供了又一次機會。他想，美麗的西湖山水，只有與它悠久而又迷人的文化歷史相融合，比翼雙飛，才會展現出更大的魅力，才能吸引到更多的遊客到杭州來旅遊。動人的西湖故事與美麗的典故，它的文脈傳承，融會貫通，才能令西湖旅遊如虎添翼，才能使西湖旅遊業更上一個臺階，其經濟含量則是難於估算的。

為杭州的旅遊文化獻劃策

1994年冬，黃巧靈（杭州宋城公園的創辦人）從海南跑到杭州，有意在杭州搞一個《清明上河圖》公園。時任省人大副主任毛昭晰便將林正秋推薦給了黃巧靈。

黃巧靈問林老師：“教課書上說的，南宋‘偏安杭州’，是個投降派典型，宣揚投降主義的南宋文化，我們在杭州做個南宋公園，能行嗎？”林正秋詳細介紹了南宋時杭州的政經文化各個方面。

由於毛教授的介紹，黃巧靈的誠懇態度，還有林正秋多年來渴望將歷史知識用於社會服務的理念，兩人一拍即合。他想，難道這不是一次將自己的歷史知識與實踐相結合的良機嗎？便一口答應了下來，協助宋城景區的開發。

1995年，杭州的旅遊業進入了轉折時期，林正秋應黃巧靈邀請，擔任景區顧問以及宋城文化研究所所長，開始了為宋城景區創立出謀劃策。

在電臺系列上播講南宋文化

宋城景區開放後，遊客如潮，令市民與遊客對於鄉土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浙江電臺舉辦了一個“宋城與宋文化”系列講座。

在電臺節目中，林正秋在這個系列講座中擔任了主持人，每週一次，每次三十分鐘，一連播講了三十多次。

廣播的前半段由林老師在電臺上講，後半段則由聽眾打電話提問，由林老師當場解答。演講氣氛活躍，節目深受市民喜愛。

林老師分別介紹了南宋時期，杭州人的衣、食、住、行、娛、風俗、習慣、歲時節慶等的方方面面，內容詳實，豐富多彩，形式活潑，令聽眾興趣昂然。此舉不僅對宋城景區擴大影響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也在杭州人中普及了南宋文化，“愛我鄉土、愛我杭州”之風，在市民心中悄然形成。

林正秋擔任了宋城景區顧問，不僅為員工上課，講解南宋的文化歷史知識，還特地為景區編撰了一本五十多萬字的書《南宋生活風俗研究》，全書二十多章，分門別類地論述了宋代生活風俗的各個方面，諸如，宋時的主食、麵點、菜肴、飲茶、喝酒、節日、婚嫁、取名、服飾、建築、園林、花卉、交通、旅遊、商貿、店鋪、娛樂、雜技、體育、養生以及宮廷的衣食住行、文化生活等等。

此書內容詳實，史料豐富，不僅為宋城影響與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而且，也為宋史的研究填補了一項空白。

出版後，被評為杭州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由於宋文化的傳播，也帶動了宋城的旅遊熱，令“宋城”一舉成為杭州的十大熱門景區之一，直到今天仍方興未艾，成為人們旅杭的必到之地。

為南宋歷史題材的影視劇提供確鑿史料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影視界拍攝以南宋為題材的電影、電視片日益增多，編劇、主創人員、導演或演員對於宋代知識瞭解有限。

林正秋受聘擔任顧問或指導，為他們提供可靠的史料。不僅向他們介紹許多宋代的習慣風俗、歷史背景以及其它文化知識，而且，不厭其煩地解答他們的各種問題。人們常常用現代人的目光來觀察數百年前的古人，因而，影視中的每一個細小環節、每一句對白，他都沒有放過。否則等到播映出來就有可能鬧成笑話。

1980年，導演孫道臨拍攝南宋詩人陸游的影片，在杭州召開了一個南宋文化座談會，林先生受邀與會。

在會上，他詳盡介紹了陸游三次來杭考試的經過。

當談到南宋的科舉制度時，他講了這麼一個史實，陸游被主考官陳阜卿列為第一名，

秦檜的孫子秦頊名列第二。

當朝宰相秦檜授意將他的孫子改列為第一名時，主考陳阜卿不畏強權，堅持己見，沒有順從秦檜的命令，後來，遭致秦檜的迫害，當時在杭州街頭坊間頗多議論。

一個小插曲

會議結束後，《電影介紹》雜誌記者要大家一起攝影留念，以便刊載在那份雜誌上，林正秋當時只是一名青年教師。

他知道，多數與會者都是沖著大導演孫道臨的名氣而來的，自己只不過是個無名小卒，於是，便知趣地離開座位，在後面找了張凳子坐下。未料，孫導演發現了，走過來，對他說：“你不能走開，今天您是老師，應該坐在我的旁邊，一起照相。”

說著，孫導演一手便將林先生拉到自己的身旁坐下。

作為普通教師的正秋雖然坐下了，仍然感到幾分窘迫。

孫導演看了出來，笑道：“不要拘束，自然點。”親自給林老師倒了一杯熱茶，並對站在一旁的記者說道：“只有這個樣子，照片拍出來，才会有生活氣息。”大家合影後，孫導演特別囑咐記者，說道：“等雜誌出來，務必給林老師寄上一本。”

在舞臺上追尋宋代歷史

上世紀八十年代，作家趙遵生撰寫話劇《西湖太守》，排演時，林正秋受邀為大家講蘇東坡在杭為官時的情形，宋代的民風民俗。

上演時，觀眾們見到舞臺上的人物與佈景等等，彷彿還原了一個真實的“宋代西湖”，真正感受到了歷史文化脈搏的跳動。

九十年代以後，趙先生又在《西湖太守》的基礎上創作為連續劇《蘇東坡》，導演王扶林邀請林正秋一起追尋蘇東坡在杭的遺址遺跡，他們去了一趟臨安玲瓏山，考察了王朝雲古墓，為電視劇提供了相關重要資料。

二十一世紀初期，浙江電影製片廠拍攝以嶽飛為主題的電視劇《滿江紅》，林先生還特別為攝製組成員講解了與嶽飛相關的宋代生活風習與朝廷禮儀。

對南宋皇城的研究工作

南宋時杭州是都城，在鳳凰山下建有壯觀雄偉的宮苑樓臺。只是千百年以來，滄海桑田，早就成為一片廢墟與民居所在了，如何才能恢復南宋王宮的現代功能，多年以來，一直是林正秋的未了心願。

林先生對於鳳凰山南宋皇城的考證與研究，始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不僅鑽研古籍中關於皇城的記載，而且，自己多次跑到南宋皇宮遺址地點的杭州鳳凰山作實地考察與探訪。在大量史料與現狀的基礎上，洋洋灑灑，寫出了九十餘萬字的論文《南宋皇城探索，兼補訂〈宋史〉》，此文刊載在《中國地方史》雜誌上。

他的這些研究成果，也是歷史上第一次對方圓九裡的南宋皇城中的數十個宮殿分別作了詳實的考述，提供了確鑿的史料，此文引起了有關部門的注意。

2000年初，市園文局鳳凰山管理處的王玉寶主任尋到杭師院，找到了林先生，他們談到如何保護鳳凰山南宋皇宮遺址問題。

王玉寶先生希望林老師能夠為鳳凰山南宋皇宮遺址的開發利用出些主意，並為怎樣才能保護好南宋皇城做一個課題研究報告。

林正秋想，做這個課題，難道不是又一次歷史學為社會服務的途徑嗎？於是，欣然接受了這個課題。

經過半年多的努力，終於寫成了數萬字的《南宋皇城遺址保護利用》一文，這個課題以杭州師範學院歷史文化研究所與杭州園文局鳳凰山管理處的共同名義，上報給市委。

報告送到了當時杭州市委領導的手中，獲得了好評，市委書記王國平先生作了批示，他們寫道：建議與設想很好，建議南宋皇城遺址公園應列入我市十五計畫……。

市長仇保興先生也做了肯定性的批示：此建議很好……。

可惜的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這件事被擱置了起來。

到了2002年初，上城區政府成立了鳳凰山南宋皇城遺址公園籌備辦公室，辦公室陳浩然主任邀請林先生擔任這個“皇城遺址保護利用辦公室”的顧問，當時辦公室只有三人，開始了這項皇城遺址建設的籌備工作。後來，陳浩然主任調到區體改委擔任主任，

南宋皇城遺址辦公室也移到了區商貿旅遊局辦公。上城區邀請了浙江大學亞歐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浙江省旅遊科學研究所、杭州市規劃設計院三家單位，對南宋皇城遺址公園專案進行了科研性考察，並提出了規劃建設的思路與建議。規劃初稿做成以來，他們邀請了各方專家對這三家做的規劃設想提出評議與修改。但是，籌備工作由於種種的原因，被擱置了，只是斷斷續續地進行著。

2004年4月，在省文物局吳志強處長主持下，召開專題研討會，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考古研究所三家單位一起商討，做出了由上述三家考古單位繼續考古，並由浙江古韻公司負責後勤保障與財務管理。決定在考古的基礎上，由中國文物研究所與東南大學等聯合組成規劃組，制定了《南宋皇城遺址的保護規劃》。

經過二年的努力，終於在2007年完成了保護規劃。在評功審會上，有來自各地的專家代表數十人，林正秋也是評審組成員之一。此保護性規劃終於通過了專家們的嚴格評審。

林老師再次根據保護性規劃與市委、市政府的最新指示，又一次接受了杭州社科院的委託，撰寫了《南宋皇城遺址保護與利用探索》一文（此文刊載在杭州社科院《2007年杭州市藍皮書》文化卷）。

這篇文章詳盡地論述了保護遺址的必要性，提出了如何正確保護與合理利用兩者辨證關係，令南宋皇城遺址公園的建設進入了人們的議事日程。

林老師如釋重負似地對我們說：“二十多年來，我盼望的南宋皇城遺址開發，在沉睡了數百年之後，終於有望再現了。”

任浙江大學亞歐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的院長

2002年，林老師正式從杭州師院退休，但是，他並沒有就此“告老還鄉”。相反地，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又開始了一個新的里程碑。

他不教書了，但是，他受聘擔任浙江大學亞歐旅遊規劃設計研究院的院長。自此以後，他已經不再是一名從事教學與鑽研古籍的學者，繼而，成為一個將自己的學識與才華貢獻於社會，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公眾專家。他和同事們一起，足跡遍佈大江南北的眾多地方。

為這些地方的旅遊開發出謀劃策，並為眾多地方規劃了最新、最美的圖畫。他根據那些地方現有的山水風貌、物產資源、經濟特色、地理交通，以及當地的人文歷史、區域位置等等，為這些地方的開發提出了卓知灼見，令景區在開發後，迅速“一舉成名”，成為中外遊客炙手可熱的旅遊目的地。

點石成金

林正秋受聘擔任山東泰山景區顧問，有一次會議上，他對與會者說：“你們泰山的一石一木都是人間至珍瑰寶，不可以隨便浪費了掉。”

眾人不解，問道：何以見得？

他說，泰山之石，神聖而不可褻瀆。

唐宋以來，家家戶戶門上都立有“泰山石敢當”碑石，嵌砌牆體，以鎮鬼厭災、避除不祥。宋人有：泰山“石敢當，鎮百鬼，厭災殃，官利福，民利康，風教盛，禮樂張。”如果將泰山之石開發出來，在石上書寫“泰山石敢當”字樣出售，人們擺於書桌或家中，不就成了全家的“保護神”嗎？此舉何等地吉祥與避邪！

大鵬展翅

還有一次，他去深圳就大鵬島開發提供諮詢，人家請來了美國、歐洲等國的專家，這些人侃侃而談，準備將大鵬島建成“中國的夏威夷”、建成“東方的巴賽羅那”…。林老師走上講臺，說道，我們開發的是深圳大鵬島的東山灣，深圳，一個我國的開放之門，需要向世界展示悠久的中國文化，莊子有“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為鳥，其名曰大鵬。鵬之背，天知其幾千里也。大鵬島之意，不是需要向全世界展示中國文化之大鵬魅力嗎？講到東山灣，他說，“東山”之名，源自成語“東山再起”。

古代哲人老子非常講究養生之道，大鵬島需要的也正是東方的“養生智慧”，此舉與大鵬島現今的“開發休閒旅遊”理念難道不是不謀而合嗎？他的一席話，令與會各國旅遊學家個個佩服萬分。

## 九華山上許個願

九華山，我國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可是，不知出於什麼原因，它的旅遊業總是趕不過同為“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

香客、遊客總體檔次不高，客源群體範圍較窄，原因何在？

於是，他們請來了林正秋出謀劃策。

林老師說，中國的四大佛教聖地，普陀、峨眉、五台、九華，各有特色，在佛教教義上，分別代表著不同的內涵：五臺山供奉文殊菩薩，以大慧著名；

峨眉山供奉普賢菩薩，以“大行”著稱；

普陀山供奉觀世音菩薩，以“大悲”聞名；

而九華山供奉的是地藏菩薩，在釋迦佛法中，稱之為“大願”。

換句話說，就是“心願”，九華山的開發上，可以在“願”字上做文章，農人，希望來年有個豐收年；讀書郎，希望能夠考上大學；老人，盼望能夠長壽健康；姑娘，希望有個好郎君；小夥子，希望找個好對象；當官的，盼望能更上一層樓；做生意的，哪個不希望生意興旺發達等等。

九華山的菩薩在佛法中的“大願”內蘊，為我們開發九華山，無論是在宗教意義上，還是世俗含意上，都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想像空間。

人們來九華山，向佛祖許個願，人人都能心想事成，它的旅遊業總量何愁不超過其它四座佛教名山呢？他的一番話，點到了九華山開發的穴位，令與會者無不佩服其學識與實踐運用能力。

2011年，林正秋撰寫了《杭州道教史》，挖掘了杭州地區的道教文化，此本可說是研究地方道教的第一本書。

## 愛情之都，沂源

魯南的沂源是個鮮為人知的縣城，地處沂蒙山腹地的老區。

那裡的人不知從哪裡聽說，林正秋對“旅遊文化之魂”有研究，於是乎，特地千里迢迢趕來請教。他們說，我們那裡有條河，叫做沂河，千百年來，當地老百姓習慣稱它為“銀河”，銀河兩岸有二個村莊遙相呼應，一個叫牛郎莊，另一個稱織女村，村莊至今保留著千年不變的古廟，織女廟。

## 林正秋在山東沂源 / 2013

他們問老師，有沒有辦法替老區人民想想辦法，早點脫貧致富？

林老師二話不說，風塵僕僕趕往沂源，仔細踏勘了沂河兩岸的山水風光，經過多方考證，提出了中國傳統“牛郎織女故事”的原生地就在沂源。

在他的帶動下，製作了一個“中國愛情之都，沂源”旅遊開發總體規劃。今天，由於林正秋與其他人努力，沂源的“牛郎織女之鄉”，已被列為“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

沂源“中國愛情之都”城市個性也正在緊鑼密鼓的打造之中。

## 挖掘杭州西溪文化

2002年，林老師接受西溪濕地綜合指揮部的邀請，擔任了西溪歷史文化組的組長。若干年來，他收集了大量西溪歷史文化資料，撰寫了20餘萬字的《西溪的歷史與文化》，為西溪的歷史作了詳盡的考證。接著，他又編寫了《西溪名人錄》。

同時，林正秋還為黃龍洞管理處撰寫了《慧開禪師小傳》碑文，碑文內容不僅受到國內人士的好評，也受到旅杭日本學者的讚譽。

## 開發宋酒文化

他在指導杭州宋酒研製工作中不遺餘力，從各方面考證了宋酒的製作過程，宋酒的成份要素，以及宋代酒類的包裝等等，其中“中國宋酒”、“東坡蜜酒”二款，獲得全國首屆食品博覽會獎牌。

## 成績與社會的鼓勵是分不開

林正秋說，這些年來，我一路走來，取得的成績與社會的鼓勵是分不開的，教學上的成果，新書的出版，論文的發表，都得到了社會的肯定。社會對我的表彰，實際上，也是督促我在工作上更上一層樓的動力。

多年以來，林老師將他的全都時間都獻給了西湖，貢獻給了杭州以及各個需要他的地方。他將自己有限的精力集中在挖掘鄉土歷史文化上，給人們留下了珍貴的鄉土歷



史文化資料。他告訴我們，除了公開出版發表的書籍與論文以外，還珍藏著一件鮮為人知的寶貝。那件寶物是什麼呢？他小心翼翼地拿了出來，那就是記錄了他一生足跡與成績的剪輯冊，足足有厚厚的五大本之多，上面記錄與見證了自己一生走過的路，從最初的報刊雜誌論文的發表，從報刊上各式各樣文字的摘錄，一直到現在的各種筆記。一本本精細裝訂的冊子，裡面有許許多多報刊的剪輯，以及他所做的密密麻麻的文獻摘記等等，這些都是林正秋勤奮治學的心跡與一生不懈奮鬥的見證。

（龔玉和 / 杭州）